

都说四十

听党指挥，跟着党走
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

改革开放40周年



苏州银行
BANK OF SUZHOU

家乡的天际线

□ 孙成栋

世界上的线有千万种，你听说过天际线吗？让我来告诉你吧。通俗地讲，天际线就是你站在一个地方，向四周远眺，天空与建筑物制高点相交勾勒出的那一条轮廓线，它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志线之一。从这层意义上说，天际线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。就像我的家乡——盐都区郭猛镇，四十年光阴里，天际线发生了一次次蝶变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那时的家乡刚从十年浩劫的废墟中醒来，一副元气尚未恢复的羸弱样子。无论站在何处，举目四望，天际线的落空很低、色彩单调、线形局促，因为它串联起的，是连绵不断的低矮茅草房，是干瘦、凌乱、稀疏散落的草垛，是被将光叶子的瘦骨嶙峋的秃树……那条线，像一条半死不活的长蛇，挣扎在乡村的上空，那浓重的窘困感，令人格外压抑；又像一条失去生命力的枯藤，飘荡在萧瑟的风中，散发着一缕缕霉败的气息，使人心烦意乱。

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福花开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仿若一声春雷，给家乡带来脱胎换骨的生机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，使农村经济焕发出蓬勃的活力。农民们在自家的责任田里辛勤劳作，并且想方设法发展副业，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。八十年代初，乡亲们陆续扒掉茅草屋，

建起宽敞明亮、高大气派的大瓦房。与此同时，乡村大地上破天荒地竖起了电线杆，家家户户通上了电，告别了靠煤油灯、罩子灯、马灯照明的历史。这时，如果站在村头远远地朝村里望去，目光所及是一条全新的天际线。那条从一幢幢鳞次栉比的新瓦房、一根根巍然耸立的电线杆、一座座高大丰盈的粮仓……顶端掠过，犹如一条矫健的蛟龙腾跃在蔚蓝的天际，又似一条缤纷的彩练挥舞在寥廓的苍穹，给人以美不胜收之感。

不知不觉中，历史的车轮驶进九十年代，家乡的发展又登上新的台阶。彼时，在各级党委政府政策东风的吹拂下，乡村里自主创业蔚然成风，乡亲们有的积极投身高效农业，有的大胆创办乡镇企业，有的前往苏南寻求商机……处处涌动着只争朝夕奔小康的春潮。随着腰包越来越鼓，乡亲们的生活水平也是“芝麻开花——节节高”，越来越多人家建起了小洋楼，购置了电视机，在楼顶装上了太阳能热水器、架起了电视天线、开辟了小花园……与之相应，天际线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姿呈现在世人眼前。那条，比以前更高远、更丰富、更优美、更柔和、更舒展、更轻盈，将脚下这片热土上腾起的每一个制高点尽收揽入怀中，绵延成乡村上空一道独特的景致，绵延在乡亲们饱满憧憬的心头，绵延向流淌幸福的远方。

进入新世纪，家乡吹响“建设新型城镇化示范镇、大市区卫星示范镇”的新号角，按照“提速打造新园区，合力打造新镇区，稳步打造新社区，持续打造新环境”的新蓝图，倾力实施“一区、两园、三景、五带”工程，这方红色的土地日益成为乡村旅游的胜地、全民创业的高地、生态宜居的福地。放眼全镇，节能环保装备产业园等一个个高标准园区雨后春笋般崛起，东景濠庭等一个个现代化小区星罗棋布，侍村集中居住点等一个个新型社区亮点频现，水上乐园等一个个服务业集聚区雏形初展……到处洋溢着跨越发展的气息。

而这一切，也孕育出家乡有史以来最美丽的天际线：白天，那条如歌如诗，在撑托起环保节能装备、纺织服装、精密制造、风机研发、汽车配件五大支柱产业的厂房屋顶上流连，在越长越高的楼群上翩跹，在游龙湖的阳光船帆、“欢乐王国”的摩天飞轮、民俗风光带的恢弘门楼、连栋大棚的铮亮钢架上飞扬；夜晚，那条如梦如幻，在新集镇、新农村的万家灯火间穿梭，在星级宾馆霓虹闪烁的炫丽店招上摇曳，在广场演出的斑斓灯柱上萦绕，勾勒出“小上海”“小江南”般的繁华韵致，让人深深地陶醉其中。

呵，家乡的天际线，也是发展的风景线、群众的幸福线、小康的地平线，一定会以更高、更远、更美、更亮、更新的姿态向着未来延伸……

铁路进水乡

□ 邹凤岭

在水乡，越过一条河，前面还有无数条河。自古以来，路是水路，出行得靠船。本世纪初，家乡盐城破天荒建成了铁路，通上了火车。由此，改写了古老水乡“地无寸铁”的历史，父老乡亲们无不欢欣鼓舞。

汽笛声声，列车奔驰在繁忙的铁轨上。我坐在高速运行的列车上向窗外眺望，漆黑的夜晚，一座座城镇和村庄，繁星般的灯火，流星似的向后退去。奔驰的列车，舒适的环境，是一种旅行享受。清晨，太阳从东方升起，本次列车减速行驶，前方就是家乡盐城终点站了。我提着行李，下了平稳靠站的列车，迈步故土，一座现代化城市立于眼前。身旁的老者微笑着说：“旅行真方便。昨晚还在成都，这会儿就到家了。”目送老人远去的身影，想起我与父亲那段难忘的远行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我应征入伍。离家走向军营时，父亲划着那熟悉的小木船无数次从水乡出发，送我去学校读书，陪我到县城。当父亲得知我们这批入伍新兵，将乘船去往江南重镇，然后再乘火车时，他期盼地说：“要是咱们盐城也通铁路就好了。”通铁路，是多少代人深藏心底的梦。

第二年，父亲到部队看望我，沿着我去往部队所走过的路而行。没有出过远门的父亲，说起第一次坐火车的感受，体验写在满是皱纹的脸上。父亲说，当列车驶在大地上，看到群山之间蜿蜒的铁路前后无限延伸时，心头涌上一种震撼感。那天夜晚，火车过江，车外黑咕隆咚，只见一个个桥灯刷刷地闪向后方。从火车发出空空洞洞的声音里，能感知这桥下的江水又宽又深。父亲说：“这长江大桥一定是世界上最长的桥，那从桥上奔驰的列车，要比家乡蟒蛇河里行船还多。”

多少年来，路与大地一同饱经沧桑。在水乡，千百年来依靠河网灌溉田地，润泽家园。纵横交错的河

流，同时也承载着家乡交通运输的功能，把盛产的稻麦鱼蟹、白色海盐送往四面八方。可是，这水上运输实在是太慢了。那一年，我参加了在泰国举行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议。从水乡出发，折腾了一整天才到达省城南京，再排上大半天的队，好不容易才买到火车票，由北京转飞曼谷。曾经的行路难，记忆犹新。

“也许世界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。”在水乡，有了铁路，打开了千百年来人们封闭的生活与环境，拉近了与远方世界的距离。那一天，我与大伯一同走在通榆河水岸，眼前钢铁铺就的路，银光闪闪，蜿蜒蜿蜒伸向了远方。大伯赞叹，我国铁路建设快速发展，高铁动车领先世界。如今从家乡出发，坐在列车上打几个盹，睁开眼睛就到了千里之外的京城。我俩说笑间，一列火车风驰电掣奔腾而来，呼啸而过。听那汽笛声响，如听天籁之音。记得火车刚通车的那些日子里，乡亲们兴致勃勃从乡下赶来乘坐铁路，不为别的，就是感受一下出行的便捷和生活的美好。

新时代，新征程，铁路建设传喜讯。近年来，地处黄海之滨的美丽城市，随着高铁建设将成为里下河腹地综合交通枢纽，迎来发展新机遇。伴着铁路建设历史性突破，唤醒了无数人的梦想，推进了区域发展，城市快速崛起，实现了红色老区经济、文化、旅游业的全面腾飞。

月色明朗，小轩行驶在高架桥上，眼前的铁路、城市高架路与水岸灯火交相辉映，如诗如画。一列列火车由远而近，又渐渐驶向远方，消失在朦胧夜色里，激起瞬间的气流涌动，旋即又归于平静。月光照在铁轨上，平静而柔和，把我的思绪无限放大和延长。又一次，我醉在这座城市车辆过往，流光溢彩的美景里，醉在了改革开放40年来家乡巨变的幸福里。

糝子情缘

□ 尔东

曾几何时，久违了的大麦糝子又摇身一变，成为绿色保健食品而受到城乡居民的青睐。这不，就连我这个生在农村、长在农村的“地道”乡下人，也赶上了这个时髦。今年麦子一收下，就特意抽空回到乡下老家，招呼母亲为我们加工一些质量上乘的大麦糝子。

没几日，母亲就忙里偷闲地做了出来，并专程从乡下送进城。我出于一片孝心，执意留住老人家住了一宿。晚上，一向善解人意的妻子烧了几道菜招待母亲，还煮了一大锅糝子粥，说是解解我的“急等饿”。糝子粥是我让做的，香香的，滑滑的，搭一点榨菜丝，我一连喝了五小碗，吃得妻子直瞪眼。看着我那贪吃样，母亲讲述起40年前的往事，勾起了我对儿时生活的回忆。

40年前，我还是一个七八岁的孩童，父母视我这个独生子为“掌上珠”。与其他农村家庭一样，温饱问题一直是他们最头痛的事，尽管如此，父母亲还是想方设法让我能吃他穿暖。每年年根岁底，“布票”一发下来，母亲总是先为我量上一两件新衣料，说是让我有个“年年新”，而他们平时穿的衣服是补了又补，缝了又缝。偶尔做一件新衣，总要过好几个月春节。

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。那年代，我们全家的口粮除了生产队里有限的分配外，再无其他来源，因而经常是上月不接下月，上顿不接下顿。万般无奈之时，父亲只好在生产队分给社员喂猪的饲料大麦上动脑筋。他与母亲利用夜里不上工的时间，借邻居家的石臼，舂一些麦仁、糝子，搅在大米里做饭、煮粥。

尽管这样，父母还是担心粮食不能年套年，一日三餐总是让我先吃饱后，他们才能“吃着碗里，看着锅里”，万一个一碗两碗的，也只好作罢。

起初，我对麦仁饭、糝子粥还是挺喜欢的，可是时间一长，不知不觉地对它厌恶起来。记得有一次，不知是麦仁、糝子吃多了，还是那年头“油水不足”的缘故，我一连几天肠胃不畅通，当时又没有钱去看医生，急得父母团团转。

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，给一向贫穷落后的苏北注入了生机和活力。父亲与母亲一合计，承包了五亩半的责任田。种田是个好把式的父亲精耕细作，科学管理，第一年获得了大丰收，卖掉国家征购粮，净余1000多公斤，足足抵上“分田”前我们全家三四年的口粮。从此，我家再也不用吃麦仁饭、糝子粥了。

家里有了余粮，母亲就在家庭副业上做起文章了，每年都要出栏肥猪四五头，饲养几十只鸡鸭鹅，从而使我家迅速走上了“粮食种植—畜禽饲养—肥料种田”的良性循环道路。父亲则与城里人一样，到村里新办的小工厂里上了班，家庭收入稳步提升，没几年时间就盖起了砖瓦结构的新房……

而今，我能重温大麦糝子，品味大麦糝子，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怀旧感、亲切感。是它伴随我度过了苦涩的少年时代，是它锻炼了我的意志品质。因此，我要说，我怀念大麦糝子，感谢大麦糝子！只是如今再吃大麦糝子，既是向过去贫穷落后的告别，也是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。

大妈和盘子的故事

□ 李桂媛

秋日的晨曦，清爽地射在苏北小村的一座农家别墅上。围绕周围半黄半绿的稻田里，散发出阵阵即将成熟的清香。这时，靠村路的一座二层小楼大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身体发福的张大妈，挎着一篮子旧瓷盘子，朝楼旁边的垃圾箱走去。

“早呵，张大妈。”邻居平头，捧着大碗，“滋滋滋”地站在路边喝稀饭。“嗯哪，这旧盘子用不到。早该扔掉，忘在厨房角落里，都挂灰了。”张大妈小心地把篮子放在地上，一块块往回收箱里放。那盘子因岁月的摩擦，表层上留着一道道旧痕。其实，那盘子真不该叫盘子，直板板的，没有一点深度。“哈哈，这盘子您舍得扔？我还吃过这盘子装的菜哩。”平头停下吃粥，对张大妈怪笑。“切，好像你家不用过一样。四十年前，谁敢说没用过这样的盘子待客？”张大妈撇撇嘴。

“不是经过‘那件事’后，大伙儿都向你学习才买的嘛？”快七十的平头像孩子一样吐了吐舌头。

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平头说起的“那件事”，把张大妈又拉回到了四十年前。那时，家家户户一样的穷，屋顶是草盖的，墙是泥做的。一次台风，张大妈家的屋顶被掀翻了，一家老小无处

安身，屋顶必须要马上修整。村里的人很热心，左邻右舍，张大妈和老伴一招呼全都到场。男人们忙着和泥、插草，张大妈忙着煮饭烧菜。家里白米不多，但倒是可以用玉米糝子煮着煮。可是菜呢，家里鸡少，蛋也没攒几个。摸摸口袋仅有的八块钱，张大妈狠心去公社割了点肉。路上想着，那一帮身体强壮的汉子，正是能吃的时候，怎么能把荤菜变多了呢？忽然看到河边停泊的船上，有人正甩卖盘子，嘿，这盘子，不仅瓷脆，还浅的像块平镜。一毛钱一块，张大妈一下拿了十个。

回到菜园子搜寻了些黄瓜、韭菜、豆角……洗洗涮涮，切切弄弄，每个菜里再配上点肉末，转眼十盘菜上桌了。张大妈很是为自己买了平板盘子的事感到满意。早就闻到香味儿的男人们，个个笑逐颜开。以前又总是吃不饱，常年肚子油水少的人们，谁还顾忌着羞面，胡乱洗个手，就挤到了桌前。只听一片“啧啧”和筷子碰触盘子的声音，如鸡啄米。吃酒的人刚喝第三口，低头夹菜时，桌上只剩下了光光的平板盘

子，筷子悬在半空中，不知朝哪里伸。围桌坐着吃饭的人，抱着饭碗吃得直伸脖子。没有菜添，张大妈两口子尴尬极了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，村里分田到户，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。大多数人开始翻盖新房。张大妈家也不例外，砌了四间红砖青瓦的大房子。再招呼邻居帮忙的时候，张大妈决心找回那次因浅盘子盛菜丢失的面子。特意跑到镇上的商店里，买回十个细腻光滑的大深盘子。称足了鱼和肉，又买了烧鸡、烤鸭和瓶装的好酒。待帮忙的邻居们上桌吃饭时，张大妈稳稳地拿着勺子，在厨房候着随时添菜。可奇怪的是，人们漫不经心地吃着，菜剩下好多，张大妈纳闷。是不是菜烧的不可口？邻居笑着说，荤菜太多了，在家里每天也吃，真是吃不下了。

后来，张大妈又和村里人一样翻盖小洋楼。这次，她再次跑去镇上买起了盘子，不过买的是那种高

档的，款型新颖的盘子。现在的人们，都开始讲究餐具美观，注重生活质量。而且，大多数数人都在养生，吃绿色食品哩。

白驹过隙，沧海桑田。转瞬四十年，旧瓷盘再也派不上用场了。张大妈扔了盘子，拍拍手上的灰尘，舒了口气，像是在与旧时光告别。

